

心悦之，
诚评之。文
学、书画、摄
影、音乐……
诚邀您一起
聊经典，谈创
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心悦诚评”。



2022年10月20日
潍坊晚报

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鲍涛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刘辉



读书总与心境有关。心境不同，对于内容的感悟就有所差异，而很多隽永的文章，初读与再读的理解也常有区别。如同走过的同一段路，即使用了相同的时间，所踏过的脚印却很少能够重叠。

初读《我与地坛》是在四年前，那时的日子恬静而淡然。没有房贷的负累，生活滋润。对于老家的父母，除却月余一次的探望，我甚至从来都没担心过他们的健康。闲暇时的读书纯粹为了消遣。阳光照暖的午后，送孩子上学之后，躺在床上翻几页书，然后枕着文字泛出的温暖入睡，实在是种享受。

《我与地坛》里，史铁生用极具表现力的语言赋予了园中一切景物以生命的质感，譬如蚂蚁，譬如瓢虫，譬如草叶上的露珠，都仿佛是展现在我面前的一部动感Flash。除却这些，那时，《我与地坛》留给我一个鲜明的印象：夕阳的余晖里，年轻的作者将身子埋在轮椅里，静静地思考着。以至于此后，思考成为他生命的常态。慈爱的母亲站在树木的阴影里，远远地看着他。见他安然，就悄无声息地离去。如若看不到他，就着急地满园子找。地坛，是一个偌大的园子，遍布了作者轮椅的辙印，也印刻着一位母亲牵挂与守望的眼神。我被这种深沉的母爱所打动，忽略的是作者对于生命的探究与思考。

再读《我与地坛》，是在今年春天。那段时间，我常奔波在去潍坊的路上。父亲的突然得病，让我感觉像是走进了时光的暗影里，看不到一点光明。博客上，朋友们都在明媚的春光里留影，而我感觉自己走不进春天。父亲查出病的前一天还在工地上劳碌，这种劳碌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：为了儿女。这个理由尤其让我心酸。就在父亲第四次入院的时候，我大伯去世了。

我们怕父亲接受不了大伯去世的事实，因此瞒下了这个消息。手足情深啊，看到父亲以为大伯依然安好的安心神态，我被善意的谎言刺痛着，彻夜难眠。心情被悲愁覆盖的日子里，我变得极度脆弱。荧屏里演绎的悲欢离合常会让我触景生情，潸然泪下。我小心地前行在未知的路上，不知道时间的背面还隐藏着怎样晦暗的阴影，连做一场梦，醒来后都会冥想半天。人在极度愁闷的时候，总想找一个利于宣泄的突破口。想起史铁生苍凉的笔触和他与母亲的深情，再次为父亲陪床的时候，我带上了《我与地坛》，这时的阅读分明是种寄托与排遣。

父亲小睡时，我捧读着——在双腿残疾的沉重打击下，作者曾绝望、迷茫，甚至想到过放弃生命。终有一天他彻悟了：“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，世界还能够存在吗？要是没有了愚钝，机智还有什么光荣……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，善良和高尚又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？要是没有了残疾，健全是否会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？”在他对人生以及生命的叩问中，我读到了一种坚韧、奋发的精神。这种精神可以超越生死，可以凌驾苦难。

文字的感召里，我感觉自己悲凉的心被一点点焐暖。从父亲的病床边站起来，放眼窗外，阳光灿烂。

泅渡心灵

王丽



三

从医院回来，我开始上网找史铁生的其他作品，并找到了他在病中所写的一部散文《病隙碎笔》。那一小段一小段的文字，是在他尿毒症透析的间隙里写出来的，闪烁着智慧与哲理的光芒。

我读着，感触到一种涤荡心灵的力量。“发烧了，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。咳嗽了，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。刚坐上轮椅时，我老想，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丢了？便觉天昏地暗。等到又生出褥疮，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，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……终于醒悟：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，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‘更’字。”

从作者的生病体验里，我忽然发现眼前的生活不再是千头万绪，无从说起，而是变得明朗与丰富起来。原来，幸福都是相对而言的。如果总徘徊在灰暗生活的怪圈里，怎会体察到日子的有声有色呢？

同样是买房子，但相比十几年前的负债，我们一家的生活质量毕竟是明显提高了，并且即将享受到搬新房子的快乐，这岂不是一种潜在的先苦后甜？对于病中的父亲，谁又能说医学的发展与亲情的呼唤不会带来生命的奇迹呢？在老人健在的时候用心去对待他们，不让以后留下自责与遗憾，这正是我眼下所努力做的。这样想着，我的心境明朗起来。

从史铁生的文字里，我看到了一位作家用自己的生命书写，用自己的灵魂与读者对话。在这个春天，从《我与地坛》到《病隙碎笔》，这两本书仿佛是茫茫海面上的灯塔，引领我在这个春天里朝着它靠近，以泅渡的姿势。

读王曾《殿试卷》

房永江

唐宋时期，道教受到朝廷尊崇，赏读北宋三元状元王曾《殿试卷》，尤感如是。

王曾的《殿试卷》，篇幅不长，全文476字，但内容精湛，文采飞扬。其中，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是以“道”治国。

《殿试卷》题目为《有物混成赋》，这里的“物”：即指“道”。混成：谓混沌之中自然生成，指淳朴的状态，引自《老子》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”

《殿试卷》副题为虚象生在天地之始。其中，虚象指思想意识。汉语词典解说：虚，指导政治思想、方针、政策方面的道理，如：务虚。象，凡形于外者皆曰象，如：气象、星象。

题目既定，内容便围绕道家对世间万物的认识、无为而治的观点展开论述，结构严谨，论据充分，纵横捭阖，气势磅礴。

其中写混成之气：“得我之小者，散而为草木；得我之大者，聚而为山川。”汪洋恣肆，志趣不凡。另如“倾毁何由，固秉持之在我；刚柔有体，将用舍以随时。”“掌握道枢，恢张天纪，将穷理以尽性，思反古而复始”的施政主张，深得真宗皇帝赞赏。

总之，王曾的《殿试卷》，论述的是以“道”治国的政治主张。

有道是“听其言，观其行”。纵观王曾从政之后所为，却不尽然。他39岁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(副相)、直至主宰中书(首相)十年，奉行的是一条尊儒方略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九九载：“始御崇政殿西阁，召翰林学士孙奭、龙图阁大学士兼侍讲冯元讲《论语》，试读学士李维、晏殊与焉。”

王曾曾上“古圣先贤事迹”。据宋祁《王曾墓志铭》记载：“上始乡学，公采圣君贤臣事，绘解为三十篇，因此劝成德美，语镂于桀，遍赐丞臣。”

以上事例让人看到，从北宋初到北宋中期朝廷宗旨由崇道到尊儒的微妙变化，王曾从参加科举考试到入阁执政正好经历了这个历史阶段。

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，儒学文化自佛教东来、道教时兴以后曾经受到了严峻挑战。中国儒学只重人事，不事鬼神，致力于修身、齐家、治天下，不太注意对生命本性、灵魂归宿的关怀，佛学填补了这一空白。隋唐时期，儒、佛、道三教并行不悖。以后，经过正统儒学家们几代努力，儒、佛、道三教相互影响，相互融合，创立了儒学为主，兼容佛、道的新儒学，即宋明理学，使儒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，成为宋代的主流哲学。

宋代理学是两宋文化中的一个亮点，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理论思维进入一个新阶段，在整个人类认识史上也占有光辉一页。然而，宋代理学的形成，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，作为一种时代思潮，从唐代一直发端于仁宗朝的庆历前后。王曾生活的时代，正处于这种理论的探索和认识阶段，其《殿试卷》以“道”治国思想乃时代思潮的真实反映。

